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綱目續麟卷十七 十八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學正臣周鋐

謄録監生臣洪策

綱目續麟卷十七

宜春張自勳撰

乙酉二十一年　順宗皇帝永貞元年

韋皋表請太子監國

分註　韋皋上表曰陛下哀毁成疾請權令太子親監庶政俟皇躬痊愈復歸春宮又上太子牋曰聖上亮陰不言委政臣下而所付非人王叔文王伾李忠言之徒輒當重任隳紊紀綱樹置心腹遍危家邦願殿下即日奏聞斥逐羣小使政出人主則四方獲安俄而荆南裴均河東嚴綬牋表繼至意與皋同中外皆倚以爲援而邪黨震懼

發明 以中制外則順以外制中則逆以朝廷制方國則順以方國制朝廷則逆方是之時順宗久疾羣小用事中外皇皇莫知所爲韋臯功名遂著遠申正議既而諸鎮效之邪黨爲之震懼人心恃以無恐未幾遂命太子監國而宗祚鼎安其有功於唐室多矣然而於勢爲逆於理爲不順不可以爲後法故綱目不書其西川節度使止書韋臯若在内之臣子然者所以爲唐諱之也其旨微矣

按外制中方國制朝廷莫甚於逐殺主帥用爲主帥綱目不諱直書殺節度使某以某爲節度使或留後不諱何獨於韋臯而諱之深乎書表請太子監國予臯也不書西川節度使官已見也興元元年書以韋臯爲西川節度使凡例云官已見者不復見發明以爲

為唐諱非綱目之意○據臯本傳謂王叔文等干政
臯遣劉闢私謁叔文求盡領劒南不獲遂上表請太
子監國果爾則臯議公而意私亦非純美綱目特以
其能發叔文之姦故因事而書以媿内臣之黨叔文
者蓋亦節取耳分註但詳臯表不及所以上表之意
所以全臯也

南康忠武王韋臯卒

考異 此誤書謚

考證當去忠武二字分註謚忠武

分註皋在蜀二十一年重加賦斂豐貢獻以結主恩厚給賜以撫士卒士卒婚嫁死喪皆供其費以是得久安其位士卒樂為之用服南詔摧吐蕃府庫既實時寛其民三年一復租賦蜀人服其智謀而畏其威及薨晝像以為土神祀之至今

書法藩鎮卒書某節度使恒也此其不書西川節度何不以韋皋夷于他鎮也皋在遠藩憂及社稷表請太子監國豈他鎮比哉綱目書爵書謚所以深嘉之也

當書西川節度使南康王某卒分註謚忠武○按皋卒書爵而分註以鎮蜀為言則知書爵者正以其為

賢鎮使也書法乃謂不書某節度不失某于諸鎮果爾則分註宜𢧐稱表請監國之功何無一語及之且藩鎮卒例書某節度而某兼書南康王非以有社稷之憂顧獨與諸藩異乎然則書節度以紀其實書南康王以異於衆未始非深嘉之也安在必去官乃見意乎况表請不書官議者方以為為唐諱則此書西川節度尤見其以外臣而憂内難其美不較著哉信如書法所云則卒不書謚已正於凡例崩葬例註云謚非生者之

稱通鑑以謚加於薨卒之上亦非是今正之　而忠武之名猶冠於𡚁卒之上又豈定論乎韓滉忠順雖同平章其卒仍書節度貞元三年書鎮海節度使同平章事韓滉卒書法云滉於諸鎮最為忠順故其卒也備書之按滉卒宜註謚分註不錄非也附載於此　𡚁雖非他鎮比要亦滉類耳奈何以一日之表而没其二十餘年鎮蜀之功哉

貶韋執誼為崖州司户

考異提要户作馬

按本傳為司户參軍當從綱目作户提要誤

丙戌憲宗皇帝元和元年徵少室山人李渤為左拾遺

分註渤辭疾不至然朝政有得失輒附奏陳論○胡氏曰孔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故不在其位而為之謀與在其位而不為之謀皆非也伊尹之囂囂也初無毫髮當世之念及其幡然也乃有堯舜君民之心諸葛孔明卧草廬中不求聞達及感玄德枉駕然後許以馳驅古之達人心無二用如此李渤於此尚論景行豈亦有未詳乎

據分註當補不至二字然謂朝政有得失輒附奏論是雖未居位已若受職者綱目不書不至倘亦徵著其意與胡氏所謂景行未詳者此也按伊尹堯舜君

民之心即在囂囂樂道之内但當其未出見道不見君民耳離却君民更有何道但樂道之時存其理孔明惟不求聞達方可許以驅馳是驅馳之具已備於未見諸事耳此隱顯之殊非有二道也不求聞達之日初無二致如胡氏說非獨一人兩轍且一心兩用豈定論哉舜禹有天下而不與出猶處也孟子云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處猶出也出處之踪雖殊而此心此道則一孟子謂禹稷顔回同道深得此意勅本不可與尹葛同日語胡氏以此責之不亦过乎

丁亥二年春二月司徒杜佑請致仕

考異提要無請字

按分註詔令佑每月一再入朝議大政則是未盡致也故書請提要不必從

戊子三年南詔異牟尋死

詔下漏王字○按貞元十年立異牟尋為南詔王此當書南詔王異牟尋死況後此南詔死者皆書王獨異牟尋不書漏也

己丑四年閏月制降繫囚蠲租稅出宫人絶進奉禁掠賣

書法　以旱故也備書予之然則前書禁長吏進奉此其書絶何前日雖禁之而柳晟閻濟美王鍔之徒進奉自若未嘗絶也於是書絶所以見前禁之具文也綱目之意微矣

絶進奉三字宜删○按前禁固為具文此雖書絶未幾裴均復進銀器　均山南東道節度使是年夏四月首進銀器千五百兩李絳白居易請却之上命出付度支尋密諭進奏院自今諸道進奉無得申御史臺　是亦具文也與其復書以見意何如削之以從無實不書之例　見災異例

不尤見綱目之嚴乎書法穿鑿非定論

九月王承宗表獻德棣二州詔以承宗為成德節度使薛昌朝執之以歸

考異本作王承宗表獻德棣二州詔以承宗為成德節度使薛昌朝為保信軍節度使領德棣二州承宗襲昌朝執之以歸刋本薛字下漏昌朝為保信軍節度使領德棣二州承宗襲一十七字提要薛字上作承宗襲保信節度使薛昌朝執之以歸無領德棣二州五字

考證諸本皆脫誤○按此當作王承宗表獻德棣二州詔以承宗為成德節度使德州刺史薛昌朝為保信節度使領德棣二州承宗襲昌朝執之以歸

分註上密問諸學士曰今欲用王承宗為成德留後割其德棣二州更為一鎮使輸二稅請官

吏何如李絳等對曰德棣隸成德為日已久一旦割之恐其憂疑怨望復為鄰道搆扇萬一旅拒倍難處置不若使弔祭使以其私諭承宗令自表請幸而聽命於理固順若其不聽體亦無損○既而承宗以未得朝命頗懼累表自訴上遣裴武宣慰承宗受詔甚恭請獻德棣二州武復命以承宗為成德軍節度使德州刺史薛昌朝為保信軍節度領德棣二州昌朝王氏壻故就用之田季安使謂承宗曰昌朝陰與朝廷通故受節鉞承宗襲執昌朝囚之

據分註本係承宗執昌朝乃云昌朝執承宗謬若此果可為定本乎當從考異書王承宗表獻德棣二州詔以承宗為成德節度使薛昌朝為保信節度使

領德棣二州承宗襲昌朝執之以歸提要不書領德棣二州與考證增德州刺史四字並非

冬十月削奪王承宗官爵發兵討之以吐突承璀為招討處置等使

當作制削王承宗官爵分註有制字奪字羡不書制則削之者誰耶削即奪也並書近複十年吳元濟反亦書制削無奪字

雲南王尋閤勸死

分註子勸龍晟立

雲南當作南詔○按貞元十年遣使立異牟尋為南詔王分註云雲南王請復號南詔元和三年異牟尋死亦書南詔尋閤勸異牟尋子也未聞改號故當作南詔十一年勸龍晟為下所殺亦書南詔　綱目書雲南誤

甲午　九年春正月李絳罷為禮部尚書

以吐突承璀為神策中尉為下漏左字

分註　初上欲相絳先出吐突承璀為淮南監軍至是召還承璀復以為左神策中尉

當書李絳罷復以吐突承璀為左神策中尉為禮部

尚書五字可刪○按書法云絳與承璀不兩立者也絳朝以出承璀夕以入故當合為一條以明絳退璀進之速而憲宗遠賢昵邪之罪不待貶而已著矣書法雖以比書為辭然綱目仍屬分列非所以表微也承璀為中尉已見元年（元和元年以吐突承璀為左神策中尉）此再以也義當書復以為貳過之譏綱目不書若新授職者亦非

丙申 十一年翰林學士錢徽知制誥蕭俛罷

考異翰上漏以字

分註時羣臣請罷兵者衆上患之故黜徽俛以警其餘

考異説誤○按徽為學士俛知制誥二人皆罷官也

考異謂翰上漏以字將謂以錢徽知制誥耶誤甚

南詔勸龍晟為其下所殺

考異當書南詔弑其王勸龍晟

分註勸龍晟淫虐不道其臣王嵯巔弑之立其弟勸利

據分註勸龍晟淫虐不道當從綱目書殺考異不必

從

丁酉十二年春二月置淮西行縣

分註淮西被兵數年竭倉廪以奉戰士民多無食采菱芡魚鱉鳥獸食之亦盡多降官軍敕置行縣以處之

分註置行縣下尚有為擇縣令使之撫養并置兵衛之一十三字分註不載非是○勳按惟擇令置兵方見憲宗區處降民周悉且可為後法宜據原文補入

戊戌十三年李鄘罷為户部尚書

書法唐世宰相罷書為某官者予辭也鄜則昌為予之鄜恥以宦官進稱疾不見固辭相位可謂過人遠矣是故張弘靖恥諫不行而去則罷書河東節度李鄘恥由宦官進而去則罷書淮西節度憲宗之世何多賢相也

按淮西節度李夷簡也夷簡繼鄘同平章事自謂才不及裴度求出鎮故罷為淮西節度見本年秋七月書法於李鄘當云罷書戶部尚書李夷簡以才屈裴度而去則罷書淮西節度當是刊本譌漏不然李戴張冠書法不應錯謬至此

十一月以柳泌為台州刺史

分註上好神仙詔天下求方士宗正卿李道古因皇甫鎛薦山人柳泌云能合長生藥泌言天台多靈草誠得為彼長吏庶幾可求上以泌權知台州刺史諫官爭論奏以為人主喜方士未有使之臨民者上曰煩一州之力而能為人主致長生臣子亦何愛焉由是羣臣莫敢言

以下漏方士二字○按分註謂未有使方士臨民者有之自憲宗用柳泌始不可不特書以著其謬十五年柳泌伏誅書法云綱目抑左道方士必以伏誅書故當補方士二字

己亥十四年沂州役卒王弁殺觀察使王遂

考異據龍德元年書成德將張文禮弑其節度使天佑五年書淮西張顥徐温弑其節度使則

此當書弒其觀察使

分註遂本錢穀吏性狷急專以嚴酷為治盛夏嘗役士卒營府舍督責峻急將卒憤怨役卒王弁與其徒四人執遂斬之

據分註當書沂州觀察使王遂為其下所殺不得以文禮張顗比考異說泥張顗徐溫淮南牙將也考異作淮西亦誤

以王弁為開州刺史誘誅之

分註朝廷議興兵討王弁恐青鄆相扇繼變乃除弁開州刺史既行所在減其導從加以杻械

乘驢入關
腰斬東市

當書殺開州刺史王弁按王弁為開州刺史猶元魏鄭彦為瓜州刺史也彦書執瓜州刺史不書以為刺史可證○或曰書殺何與曰弁罪可誅而憲宗所以誅之者非其正也司馬公云以天子詔書為誘人之餌烏可以示後世哉既以為開州刺史而殺之則是殺開州刺史而已矣明天子無偽詔適足以自累耳至弁罪當誅人所共知奚俟綱目而後見哉

十月安南遣將楊清討黄洞蠻清作亂殺都護李象古

考異十月上漏冬字提要有冬字討當作擊

分註象古以貪縱苛刻失衆心清世為蠻酋象古召為牙將命將兵討黃洞蠻清因人心怨怒夜還襲州陷之

據分註當作安南都護李象古遣將楊清擊黃洞蠻清還襲象古殺之作亂二字可删○或曰牙將殺都護非亂乎曰象古以貪刻失衆心清因人心殺象古非作亂也目之以亂而象古書官則罪專在清而象古之惡隱矣非所以懲貪暴也然則仍書都護何書

都護官未見者書之又以罪清之擅殺耳豈予象古哉

吐蕃圍鹽州

考異圍當作寇

分註吐蕃十五萬衆圍鹽州刺史李文悅竭力拒守凡二十七日吐蕃不能克靈武牙將史奉敬言於朔方節度使杜叔良請兵解圍叔良以二千五百人與之奉敬自地道出吐蕃背吐蕃大驚潰去奉敬奮擊大破之

州下當補書史奉敬擊卻之六字考異不必從○按吐蕃雖圍鹽州未幾奉敬奮擊大破之是圍已解也

今但書圍而不曰擊郤是圍未解而鹽州不幾為吐蕃有耶故當補書

庚子十五年春正月上暴崩於中和殿閏月太子即位

考異上當作帝按分註時人皆言内常侍陳弘志弑逆太和九年書陳弘志伏誅分註討元和之亂又據唐書舊紀云内官陳弘志弑逆史氏諱而不書王守澄傳云陳弘志等弑逆内官祕之但云藥發暴崩則此當書内常侍陳弘志弑帝於中和殿以為寵任宦官者之戒竊考晉張貴人因孝武醉寢弑之重賂左右曰因魘暴崩時太子闇弱遂不推問綱目書貴人張氏弑帝且漢平隋文史皆書崩綱目書莽廣弑逆然則憲宗書崩乃錄史舊文而非定本也尹氏發明謂特書暴崩以著大

臣不能究詰之罪疑非朱子之意且與前後書法皆不相侔

考證當作太子恆即位

分註上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有死者人人自危至是暴崩於中和殿時人皆言内常侍陳弘志弒逆其黨類諱之不敢討賊但云藥發外人莫能明也

書法弒也曷為不書弒罪唐之君臣也弘志弒逆舉朝恬然不能究覈以正其誅而即位如常時綱目止曰暴崩所以深罪之也○唐世宦官弒君立君始此

發明春秋之法君弒賊不討則深責其國無臣子穆宗位居冢嫡是時春秋已二十有六宰相乃皇甫鎛令狐楚輩綱目特書暴崩者一以著大臣不能究詰之罪一以著嗣君不能討賊之罪所

以深罪唐之臣子不能討賊為失職耳

當作宦者陳弘志弑帝于中和殿書法發明傳會綱目不可從○按是時憲宗惟知有宦官何知有大臣宰相賢者不過裴度崔羣張弘靖諸人自异鎛用事十三年以程异皇甫鎛同平章事相繼罷黜君方棄其臣臣安得任其責邪上年裴度罷為河東節度使崔羣罷為湖廣觀察使至同平章如令狐楚楚與皇甫鎛同年進士故鎛引以為相李與宦官相表裏寧足以言大臣乎然則指為大臣之罪者特為崩字解免耳史法

闡幽當時既莫能明後世復不正其罪則亂臣賊子其術益工其惡益可肆行而無忌豈春秋垂訓之意哉且以天子而為宦官所弑則君與大臣之罪著矣奚書暴書崩然後見耶況閹人弑君自秦以下無聞者自趙高弑二世後未有聞者故人主率不知戒憲宗嘗自謂去家奴如一毛而進言者亦無以回其昏惑惟揭宦者於弑帝之上不書内常侍所以别於孫程等也則知桃蟲維鳥莽蜂求螫後之寵任宦寺者亦可以懲矣而穆宗君臣不討賊之罪不

尤著耶如發明所云既不書弑安知其為賊而謂嗣君不能討乎論者當以考異為正

太后居興慶宮

分註太后居南内每朔望上帥百官詣宫門上壽上性侈所以奉太后者尤華靡

書法居者何順辭也徙辭有二書徙某太后者逆辭也書徙太后居者順辭也終綱目書太后徙居二書太后歸某宫一書太后居某宫一書太后遷居某宫一皆順辭也

按后崩於興慶宫説者謂宣宗弑之大中二年則此書居者正以明太后之無罪耳見其無與國事無罪而被弑宣宗

之罪益不可逭矣書法僅以為順辭非是蓋順辭之
例可施於遷徙歸此於三者無稱而特書居某宮豈
無故而漫及之哉

辛丑 穆宗皇帝長慶元年以王播為鹽鐵使

考異 提要使字上有轉運二字

按本傳播以鹽鐵兼轉運者憲宗時以刑部侍郎領
之也後為皇甫鎛所忌出為劍南西川節度使至是
召還復領鹽鐵非轉運也當以綱目所書為正提要

轉運二字誤

宿州刺史李直臣伏誅

分註直臣坐贓當死宦官受其賂為之請御史中丞牛僧孺固請誅之上曰直臣有才可惜僧孺對曰彼不才者安足慮本設法令所以檢制有才之人安禄山朱泚皆才過於人法不能制者也上從之

按僧孺之言非矣法令以治有罪既使人不敢為惡而賢者益勸於為善此先王設法之意也若指為擒制才人之具是祖宗法令皆驅天下為庸鄙苟劣之

人非所以興賢求治也豈不誤哉祿山朱泚非才之罪特朝廷處置失宜而已僧孺執此以例直臣不過刼其主以必誅耳顧可為定論乎穆宗謂直臣才特侚宦官之請耳僧孺但當論直臣之罪不當以才為言罪如直臣才亦當誅則穆宗無辭矣惜僧孺不逮此觀其所云何異口給禦人耶

乙巳敬宗皇帝寶歴元年牛僧孺罷為武昌節度使

分註牛僧孺以上荒淫嬖幸用事又畏罪不敢言但累表求出乃升鄂岳為武昌軍以僧孺為節度使僧孺過襄陽節度使柳公綽服櫜鞬候于館舍將佐曰襄陽地望高于夏口此禮太過公綽

曰奇章公甫離台席方鎮重宰相所以尊朝廷也竟行之

據書法唐世宰相罷書爲某官者皆賢相也僧孺罷書武昌節度豈賢之與非也爲公綽尊朝廷書也

丙午二年十二月宦官劉克明等弒帝于室内立絳王悟王守澄等討克明殺悟立江王涵

分註上遊戲無度狎暱羣小善擊毬好手搏禁軍及諸道爭獻力士又以錢萬緡召募力士晝夜不離側又好深夜自捕狐狸性復褊急力士或恃恩不遜輒配流籍沒宦官小過動遭捶撻皆怨且懼夜獵還宮與宦官劉克明擊毬軍將蘇佐明等二十八人飲酒上酒酣入室更衣殿上燭滅克明

等弑帝于室内○克明矯稱上旨命學士路隋草遺制以絳王悟權勾當軍國事又欲易置内侍之執權者於是樞密使王守澄楊承和中尉魏從簡梁守謙定議以衛兵迎江王涵入宮發左右神策飛龍兵進討賊黨盡斬之絳王為亂兵所害

明下漏誅之二字○按分註進討賊黨盡斬之是罪人已得也上書討下不書誅安見其已得耶故當補書

發明天下之事必有狃而為之者元和之禍失賊不討故羣閹狃于為逆意可以為常事而行之耳向使唐人能窮治元和之黨聲其罪于天下芟夷剪滅靡有孑遺則閹輩亦必知所畏忌而滅

燭之變不復作矣惟穆宗一失其機故嗣子不免其身然後知聖人誅亂臣討賊子汲汲然惟恐或後者正欲絕禍亂之源杜篡弑之漸耳不然敬宗之失止于狎暱羣小何遇禍若是之酷哉識者自可察之

尹氏謂元和失賊不討使宦官狃於為逆而不忌其論自正至謂敬宗失止狎暱不應遇禍之酷則不然古稱廉遠堂高刑人不在君側皆所以豫遠不敬也觀分註所載若此謂敬宗能免其身乎縱令元和窮治黨與安知克明不為弘志耶陳弘志弑憲宗見元和十五年語云

君子不重則不威滅燭之禍帝實自取又奚咎焉憲宗猶不能免況敬宗乎其受弑非獨勢所必至亦理所宜然何酷之有勳獨怪佻達無儀如帝而謚之曰敬將媿之與抑文以美名耶〇聖人誅亂討賊正天理人情不容已處非徒為絕源杜漸也雖使禍亂不生簒弑不作亂臣賊子終不可不討而誅之發明乃謂汲汲恐後專從絕源杜漸起見如尹說非為絕源杜漸亂賊便可不討乎失聖人誅討之義矣

戊申 文宗皇帝太和二年王庭湊陰以兵糧助李同捷秋

九月詔削其官爵命諸軍討之
陰字美○按下書詔削官爵命諸軍討之則庭凑助叛為逆之罪著矣上年以李同捷為兗海節度使直同捷不受詔發諸道兵討之書以兵糧助同捷非過也若曰陰以兵糧則罪狀未明而遽削爵命討豈王者之師哉故當删去

辛亥五年春正月盧龍將楊志誠逐其節度使李載義二月以志誠為留後
分註上聞志誠作亂召宰相謀之牛僧孺曰范陽自安史以來非國所有劉總暫獻其地朝廷

費錢八十萬緡而無絲毫所獲今日志誠得之猶前日載義得之也因而撫之以捍北邊不必計其
逆順上從之以載義恭順有功拜太保以志誠為留後
當作自為留後
觀分註因而撫之可見
二月以志誠五字可刪

○或曰書以病文宗也書自則罪專志誠矣志誠逐節度其罪已明故書以不書自動按逐殺主帥用為主帥積習已久不自文宗始乃若志誠之横有非他將比者既以為留後猶怒不得僕射不得已而加之
七年加志誠右僕射分註云初以志誠為吏部尚書志誠怒不得僕射留官告使朝廷不得已加之
其

叛逆豈一端已哉故雖為幽將所逐綱目必書伏誅以正其罪八年幽州軍亂逐楊志誠志誠伏誅特書自為所以明志誠之當誅也

九月吐蕃將悉怛謀以維州來降不受

分註　李德裕簡蜀兵羸弱者去四千餘人復募少壯者千人募北兵得千五百人與土兵參居轉相訓習日益精練所作兵器無不堅利至是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盡帥其衆奔成都德裕遣兵據其城具奏其狀事下尚書省集百官議皆請如德裕策牛僧孺曰吐蕃之境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比來修好約罷戍兵中國禦戎守信為上彼若來責曰何事失信養馬蔚茹川

上平凉坂萬騎綴回中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
橋此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州安所用之徒棄
誠信有害無利此匹夫所不為況天子乎上以為
然詔德裕以其城及悉怛謀等悉歸之吐蕃吐蕃
誅之于境上極其慘酷
德裕由是怨僧孺益深

發明　綱目凡以地降者則書其叛如侯景以河南
叛附於梁之類是也凡褒贈之典特書之者
皆忠義之士如贈顏真卿司徒之類是也悉怛謀
吐蕃之將以地歸唐既不書叛至他時贈以右衛
將軍則又特書於策然則綱目之意
固予之矣此決斷兩詞曲直之辨也

悉怛謀不可以顏真卿比真卿唐忠臣宜贈者也悉
怛謀吐蕃叛將不當贈者也不書叛者為唐諱也如

以贈官為是則縛送悉怛謀聽其慘酷又何心焉特書贈悉怛謀右衛將軍譏唐也譏其始為義而卒不能忘利也既不能庇怛謀於生而徒恤怛謀以死是加刃於人以手撫之威惠兩無當發明概以為予之至與真卿並稱豈綱目書法之意哉

壬子六年回鶻昭禮可汗為其下所殺

考異當書回鶻弒昭禮可汗

當作回鶻弒其可汗昭禮○按書法云凡書為其下

所殺識不在人也昭禮為中國所立敬宗寶歷元年册回鶻昭禮可汗未聞他過故當書弑綱目書為某所殺特據唐史舊文耳見回鶻傳下非是

十二月牛僧孺罷為淮南節度使

分註西川監軍王踐言入知樞密數為上言縛送悉怛謀以快敵心絶降者非計也上亦悔之尤僧孺失策僧孺内不自安會上謂宰相曰天下何時當太平卿等亦有意於此乎僧孺對曰太平無象今四裔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雖非至理亦謂小康陛下若别求太平非臣所及因累表請罷乃出鎮淮南

為淮南節度使六字可删○據書法宰相罷書為某官賢也是時僧孺内不自安累表請罷而温公謂僧孺偷安竊位欺君盗名詳見分註若是可謂之賢乎故當直書罷以别於他相之賢者綱目於僧孺再書罷為某官寶歷元年書罷為武昌節度使非也

癸丑七年以鄭覃為御史大夫

分註初李宗閔惡覃在禁中數言事奏罷其侍講上從容謂宰相曰殷侑經術頗似鄭覃宗閔對曰覃侑經術誠可尚然議論不足聽李德裕曰覃侑議論他人不欲聞惟陛下欲聞之幸甚後旬

日宣出除覃御史大夫宗閔謂樞密使崔潭峻曰事皆宣出安用中書潭峻曰八年天子聽其自行事亦可矣宗閔憮然而止

甚矣宗閔之好毀也經術議論虛實不同輕重亦異惡有經術可尚而議論不足聽者哉董晉謂謀議不足道先儒非之要以經術為本而議論乃其餘緒也聞有以經術經世者未聞以口舌奏治平者也孔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然則雖有議論猶不足貴奈何以虛辭棄實用乎德裕不辨其非徒取譏一時雖能使覃不失為御史而經術

之重於議論卒未有明者則不學之過也惜哉

加盧龍節度使楊志誠右僕射

分註初以志誠為吏部尚書志誠怒不得僕射留官告使朝廷不得已加志誠僕射別遣使慰諭之

當作盧龍節度使楊志誠自加僕射○按分註志誠怒不得僕射朝廷不得已加之非自而何書自所以著志誠之罪為明年伏誅之本八年冬志誠伏誅苟以恒辭書則其罪隱矣法有先事起義者此類是也

冬十二月羣臣上尊號不受

分註羣臣上尊號會中使薛季稜自同華還言閭閻彫弊上歎曰關中小稔百姓尚爾況江淮比年大水其人如何吾無術以救之敢崇虚名乎因以通天犀帶賞季稜羣臣四上表不受

書法書上尊號多矣未有書不受者於是再書文宗可謂不徇流俗者矣故重美之

此再上也宜書復尊號不受六年羣臣上文宗也此書不受者罪羣臣也薛季稜一閹尹還自同華能言閭閻彫弊動人主之歎可不謂賢乎而羣臣有社稷之任不知恤民徒上尊號不已其去季稜

○按前書不受者美

何遠哉於是賞李稜而却尊號文宗之美亦著矣美文宗者所以深罪羣臣也書法合而一之非是

甲寅八年冬十月幽州軍亂逐節度使楊志誠推史元忠主留務志誠伏誅

分註元忠獻志誠所造衮衣僭物詔流嶺南道殺之

當作幽州軍亂節度使楊志誠伏誅逐推以下宜詳分註宣宗末年武寧逐節度康季榮綱目不書逐○按志誠既當誅則逐不足言矣況志誠亦逐帥自為者詳見五年安得正名其

為主帥耶故但書伏誅以正志誠之罪而畧不書逐又以見志誠之自取不足為諸軍罪耳今上書逐節度楊志誠下書志誠伏誅是予其逐也方以正不臣之罪而復開逐帥之端亦何愈哉

十一月成德節度使王庭凑卒子元逵自知留後

分註元逵改父所為事朝廷甚謹

據分註當去子元逵自知留後七字開成三年義武節度使張璠卒唐紀云其子元益自稱留後綱目但書璠卒不及元益可證元逵知留後宜詳分註○按書自

專也如分註所載元逵忠順臣也不應先以此罪之春秋有諱賢之例故當刪去據明年特書以元逵為成德節度使益信此條宜刪若此書自知則與劉稹無異矣武宗會昌三年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卒其子稹自為留後詔發諸道兵討之

乙卯九年五月以仇士良為神策中尉

考異以字下漏宦者二字

分註上之立也仇士良有功王守澄抑之由是有隙訓注為上謀進擢士良以分守澄之權

當從考異補宦者二字○按以士良為中尉特以分

守澄之權非無故者況士良尤始見而甘露之變詳本年十一月分註胎此矣故當補書

陳弘志伏誅

考異陳字上漏宦者二字

據元和十五年既書宦者陳弘志則此宦者二字可省考異不必從

以王守澄為神策觀軍容使

考異王字上亦漏宦者二字

據分註以虛名尊守澄實奪之權則守澄非士良比不必著宦者字未幾守澄以殺書士良與政守澄奪權固知不可同日語

以舒元輿李訓同平章事

分註元輿為中丞凡訓注所惡者則為之彈擊由是得為相上懲二李朋黨以賈餗及元輿皆孤寒新進故擢為相庶其無黨訓起流人期年致位宰相天子傾意任之天下事皆決於訓王涯輩承順其風旨惟恐不逮

當作以李訓及舒元輿同平章事○按分註元輿為相由附訓也當先書李訓次及元輿則舒李同惡相

濟之罪明矣況帝所傾意者尤在訓而非元輿乎綱

目先舒後李畧無主次之别非是

十一月李訓舒元輿鄭注等謀誅宦官不克以鄭覃李

石同平章事仇士良殺訓注元輿及王涯賈餗等

分註始鄭注與李訓謀至鎮選壯士數百為親兵奏請入護王守澄葬仍請令內臣盡集送之因令親兵殺之使無遺類約既定訓與其黨謀如此事成則注專有其功乃以郭行餘鎮邠寧王璠鎮河東使多募壯士為部曲以羅立言知京兆府事韓約為金吾衛大將軍及與御史中丞李孝本謀并注去之宰相惟舒元輿與其謀他人莫知也

書法前書以舒元輿與李訓同平章事二相固有序矣此其首李訓何訓首謀也鄭注亦首謀則曷為不先注不使御史先宰相也然則見殺則曷為後元輿淺謀取敗者訓注也元輿特與聞其事耳

元輿本由李訓得相見同平章分註前書先元輿特綱目失首從耳此列鄭注於元輿之下是時注亦在訓術中而不知分註并注去之惟元輿與其謀故以元輿先之也若謂御史不可先宰相則注殺何以先元輿必謂淺謀在注仍是論謀安在其論職耶春秋紀事以主者為首故宋以上公而後

齊紀以小國而先鄭未嘗以爵位小大為序次也　綱目但據事直書而書法每多穿鑿非也

丁巳開成二年六月河陽軍亂逐其節度使李泳

分註泳長安市人寓籍禁軍以賂得方鎮所至貪殘其下不堪命故亂作

此亦當書為其下所逐綱目誤

戊午三年冬十月太子永卒

考證卒當作暴卒○謹按唐無父子之恩是以儲貳多不安其位文宗惟一子不思繼體之重擇賢師傅以教誘輔翼之乃聽楊賢妃譖毀卒不免死晚年不得已立兄子又為中人廢殺之傳至

武宣立不以正遂有兄弟不相為後之議拜姪之嬿雖身後入太廟亦不能自安皆文宗有以自取之文宗果能恤其子必不至于若是也當因本文書曰太子永暴卒

分註 初太子永之母王德妃無寵為楊賢妃所譖而死太子頗好遊宴昵近小人賢妃日夜毁之上召宰相及兩省御史郎官議廢之皆言太子年少容有改過國本至重豈可輕動中丞狄兼謩論之尤切至於涕泣給事中韋温曰陛下惟一子不教陷之至是豈獨太子之過乎翰林及六軍使數十人復表論之上意稍解宦官宮人坐流死者數十人至是暴卒

書法 永暴薨矣曷為止書卒病文宗也文宗不明不能庇及其子其暴薨也視之恬不為異綱目從其恒辭而書之所以病文宗也

考證之論似矣然仇士良廢太子而立太弟明年文宗立陳王成美為皇太子五年仇士良等以太子之立功不在己乃矯詔立潁王瀍為皇太弟廢成美為陳王綱目猶以文宗主名詳五年大書則知暴薨無據者不必以變文起義也信如考證所云綱目宜書殺太子永方足以見意暴卒奚益哉或曰何以知其恬不為異曰以其始欲廢之也雖羣臣力諫幸而意解而宦官宮人坐流死者猶數十人則其棄永也久矣宦官宮人不足惜但未聞別選賢師傅敎之固知意不在永特移怒於乙耳大抵賢妃之譖入之甚深故牢不可解非獨

宦官諸人考證不必從之罪也

己未四年回鶻相掘羅弑彰信可汗

書法　蠻地書殺此獨書弑何相弑之也相弑之則曷為書弑為相而弑其君則不可以恒辭書矣登里德宗建中元年烏介武宗會昌六年亦相弑之則何以書殺非中國所冊命也非冊命則固不可以中國之法治矣忠貞德宗貞元六年昭禮太和六年亦冊命也則其不書弑何忠貞昭禮骨肉相殘王者不治外國雖以中國之法治之亦難乎責之以詳也故雖中國所命立必相弑之而後始書弑終綱目

蠻夷書弑六

蠻地弑殺不一當以有罪無罪分未可概以相與冊

命論也其君無罪而被殺非獨其相即骨肉亦當書弑如忠貞昭禮是也綱目於忠貞昭禮書殺非是其君有罪而被殺非獨骨肉即相亦可書殺如登里烏介是也苟不顧其罪之有無徒以相與冊命為辭不惟無以正生者之法亦何以服死者之心要荒雖不可以中國治然覆載之恩天地所不遺而冠屨之義獨可畧於遠服乎必謂可畧則中國之政教窮矣又何以責其猾夏哉欲令中外各安其所則君臣之分終不可以不明也遠裔

雖可畧然入中國之編不可不詳必謂以外治外書雖削之可也惡有其君無罪而臣餌可書殺者哉

法傳會綱目不可從

庚申 五年魏博節度使何進滔卒子重順知留後

知上漏自字 唐紀有自字 重順唐紀作重霸誤

辛酉 武宗皇帝會昌元年十二月遣使慰問回鶻烏介可汗

烏介可汗四字可删○按是年春二月書回鶻立烏介可汗則此但書遣使慰問回鶻可矣不必再書烏

介可汗

癸亥　三年贈悉怛謀右衛將軍

分註司馬公曰論者多疑維州之取舍不能決牛李之是非臣以為唐新與吐蕃修好而納其維州以利言之則維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則維州緩而關中急且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義也匹夫徇利而忘義人猶恥之况天子乎○胡氏曰司馬公之言過矣使維州本非唐地既與之和棄而不取姑守信約可耳本唐之地為吐蕃所侵乃欲守區區之信舉險要而棄之可乎故以維州歸吐蕃棄祖宗土宇縛送悉怛謀沮歸附之心僧孺以小信妨大計也下維州遣兵據之洗數十年之恥追奬悉怛謀贈以官秩德裕以大義謀國事也此二人是非之辨也

維州之議當日牛李各逞其私非能斷之以義者德裕遣兵據城事若出於利國心實要為已功此僧孺之所忌也故力爭以却之然僧孺之議雖是原其心則在沮德裕之功非真為國家守義而全信也使此舉出於他人僧孺未必爭之力耳温公軒牛而輕李已為僧孺所欺胡氏又駁温公之説而主德裕則亦未之思也按朱晦菴荅張敬夫云維州事唐與牛李皆失之然謂牛論正而心私可也謂李計譎而心正則非也以勲觀之悉怛謀之降受之非也卻之亦

非也然則何以處此維州本唐故地當修好之時責
而歸之上也既不能然會有悉怛謀之舉則當入據
其地增兵固守縛悉怛謀以歸吐蕃因諭之曰維州
本唐故地國家思復祖宗之宇久矣但以盟墨未乾
恐失信吐蕃未即稱兵今悉怛謀挈地來歸不惟與
唐繼好於將來實為吐蕃消禍於未萌况維州之地本
非吐蕃所有則怛謀之罪應亦可從末減但恐邊境
效尤競相降附則吐蕃孤立誰與為守謹遣悉怛謀

歸國惟吐蕃甘心焉若是則納地不為負約而却叛益伸公義吐蕃雖蓄私憾亦且無辭以逞豈非兩利俱存之道哉何至當日爭之無上策後世議之無定論耶比事以觀僧孺司馬公守經而不知變者也德裕胡氏則徇利而忘義矣昔晉荀吳圍鼓鼓人請以城叛穆子弗許曰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悉怛謀為蕃將而降唐名為向化實叛臣也唐既棄其地則置之而已贈以官秩何名哉尹氏以特書贈官為予唐非是語詳太和五年發明

則以德裕重惜已功因追奬怛謀以為僧孺之罪耳此小人之所為也胡氏謂其以大義謀國事尤謬

六月内侍監仇士良致仕

分註上外尊寵士良内實忌之士良頗覺遂以老病致仕其黨送歸私第士良教之云云其黨拜謝而去

致仕二字當作病免○按罷免例曰凡謝病請老致仕宰相賢臣則書註云張良王吉二疏韋賢之類今士良官非宰相人非賢臣去張王疏韋天淵特書致

仕不尤背凡例而辱先賢乎據李渤為員外亦書病免憲宗元和十四年書庫部員外郎李渤病免分註執政惡渤遂謝病歸東都與士良以老病致仕正同故當改書病免以致失刑之意書法云書致仕譏失刑也雖不稱致仕可也

甲子四年詔削仇士良官爵籍家貲當作籍其家貲字義宜刪

乙丑五年十二月貶韋弘質為某官考異為某二字義綱目無此例據元和十二年貶高霞寓貶袁滋漢甘露元年書免京兆尹張

黜官則此當書貶給事中韋弘質官

分註李德裕秉政日久好徇愛憎人多怨之左右言其太專上亦不悅給事中韋弘質上疏言宰相權重不應更領三司錢穀德裕奏曰制置職業人主之柄弘質受人教導所謂賤人圖柄臣非所宜言弘質貶官由是衆怨愈甚

當從考異書貶給事中韋弘質官蓋弘質能諫不失為給事中也綱目去官而書為某義例兼失之矣

丙寅六年三月立光王忱為皇太叔帝崩太叔即位

考證當去立以下十四字書曰帝崩光王忱入即位○謹按夏后氏有天下傳於子為百王不

易之法是以三代盛時父死子繼兄亡弟及昭穆
有序親親尊尊家齊國治天下平矣周懿王崩父
共王弟辟方立為孝王孝王叔父也臣也懿王兄
子也君也親親不害於尊尊君臣之分固在也春
秋有事於太廟躋僖公謂之逆祀臧文仲縱逆祀
孔子譏之唐武宗疾篤宦官定策禁中立光王忱
為皇太叔是時武宗不言旬日矣非武宗立之也
立之者宦官也武宗崩太叔即位為宣宗宣宗叔
父也藩王也臣也帝崩子幼藩王入承統可也君
臣之分則不可紊既曰叔矣加以皇太之號是親
親害尊尊也古無是號自宣宗始夫為之後者為
之子禮也春秋之法僖公父視閔公則宣宗當父
視武宗明矣宣嘗臣于武晚年讒臣建議直欲出
其在廟之主其言曰拜兄尚可拜姪可乎彼不知
宗廟之禮嗣君拜先君非叔拜姪也獨不考孝王
承懿王之統文仲縱逆祀之譏乎今故追原終始

當書曰帝崩光王忱入即位據事直書以著藩王入承統之義而去宦者所定不正之名也

分註初憲宗納李錡妾鄭氏生光王怡幼時宫中皆以為不慧太和之後益自韜匿及上疾篤旬日不能言諸宦官密于禁中定策下詔以皇子冲幼立怡為皇太叔更名忱令權勾當軍國政事太叔見百官哀戚滿容裁決庶務咸當于理人始知有隱德焉帝崩以李德裕攝冢宰宣宗即位

當從考證書帝崩光王忱入即位○按武宗非無嗣特以幼不堪事耳古有攝位以待嗣子之壯者周公之於成王是也未聞因其幼而廢之而立叔以繼其後者也孝僖之立由懿閔之崩也子幼立叔自宣宗始考證概以為可非是使忱有周

公之義必不受皇太叔之名而宦官之立忱為太叔者所以為即位計也其為即位計奈何立嗣以適則功非己出故士良廢成美為陳王（詳文宗開成五年）惟立其非所立者然後恩深而寵固矣此固諸閹擅立之意亦古人未有之變也今惟深沒其文于綱而詳註其事于目則後之覽者必曰當時既立忱為皇太叔曷為不書諱之也諱之者違禮拂經絕不以為訓也（按懿僖並立為太子綱目不書書鄆王漼晉王儼即位可以類推）則為人主者庶知其

非而痛懲之國本不可不早正付托不可不擇人乎

時樂親賢士大夫而疎斥宦寺其垂誡不亦深乎茍

仍其事而大書於冊則或更有如宣宗者倉皇廢立

之際必且援為口實而篡位干統易若反掌禍可勝

道哉然則恍可立乎非也入者不順之詞見春秋傳書入

即位其去篡也一間耳又以罪光王之逼也且於此

去太叔之號則後可絕拜姪之嫌若謂不與其繼則

綱目已大書紀年未嘗黜之於正統故勲以為宜從

考證廢不以親親害尊尊亦可正後之以叔繼姪者於禮不悖於義益著而於辭亦順矣然考證但知著藩王承統之義而不責其廢嫡立叔之謬其於君臣之分尚未之深思與

帝受三洞法籙原本作上受今正

書法前書受法籙于趙歸真矣于是復書病宣宗也誅歸真者宣宗也受法籙者亦宣宗也一人之身半年之間相反如此則以長生之說足以惑其心而已矣終綱目書受籙三

發明宣宗能誅趙歸真而不能不受法籙此而觀之義可見矣此綱目書法之意也

受法籙者其本心也誅歸真者其客念也大中之政務反會昌使歸真不為武宗所昵宣亦未必誅之亟耳前後之意未嘗不一書法以為相反非是且即無誅歸真之事其受法籙不可不書所謂據事直書不待貶而著者奚俟比觀然後見乎發明無關大義雖不録可也

綱目續麟卷十七

綱目續麟卷十八

宜春張自勳撰

丁卯宣宗皇帝大中元年

發明按唐書宣宗之立亦不出武宗意而出于宦官乃大書其年號者武宗未立太子而儲位未定故也然其立也不書卽位而書立其亦異于諸帝者矣

按會昌六年上書立光王忱爲皇太叔下書太叔卽位是未嘗不書卽位也發明謂不書卽位與諸帝異

何與

戊辰二年太皇太后郭氏暴崩于興慶宫

考異　據胡氏管見當書帝弑太皇太后郭氏于興慶宫以著宣宗弑嫡母之罪且宣宗不以祔葬配饗則其弑明矣况後魏廢后高氏暴卒綱目特書胡太后弑則此亦當書弑

分註　初憲宗之崩上疑郭太后預其謀又鄭太后本郭太后侍兒有宿怨故上即位待郭太后禮殊薄郭太后意怏怏一日登勤政樓欲自隕上聞之大怒是夕暴崩外人頗有異論上不欲以郭后祔葬有司請葬景陵外園

當書帝弑太后郭氏于興慶宫太皇二字可省發明

謂反書暴崩以著其欺世之罪特傳會綱目耳發明繁冗無當故不録夫欺世之罪孰大于弑母之惡且彼欲欺世而我如其意成之可乎史家有微顯之法非所論于弑逆之際也發明可删○按憲宗之崩當時後世皆歸獄宦官未有議及郭后者宣宗疑郭后預謀必鄭后以宿憾誣之非事實也方穆宗之崩也宦官欲請郭太后臨朝郭后曰昔武氏稱制幾傾社稷我家世守忠義郭太后汾陽王孫非武氏比自古豈有女子為天下

主而能致唐虞之理者正論可為世法取制書手裂之嗟乎郭后之賢若此而謂其有弒夫之意哉無其意而疑之其為私怨弒后明矣即言可以知人持此斷獄何處疑案

冬十一月萬壽公主適起居郎鄭顥

考異萬上漏以字

當從考異補以字懿宗咸通十年同昌公主倣此○或曰建中二年永樂公主適田華不書以此書以何曰彼為大歷八年已書以故不再此一書也不書以則幾于奔矣故

當補以字十二年廣德公主適于琮亦書以

乙巳

三年張直方歸京師直方後降黃巢可賤尤甚巢卒殺之

分註直方暴忍喜遊獵軍中將作亂直方知之舉族逃歸京師軍中推牙將周綝為留後

當書逃歸京師綱目不書逃非是○按齊桓公盟于首止鄭伯以王命圖歸春秋猶書逃以罪之周惠王將廢太子鄭而立帶桓公率諸侯會王世子于首止以定其位王恐齊侯定世子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汝以從楚可以少安鄭伯喜于王命而畏齊故逃歸不盟詳見魯僖公五年況直方棄天子之命是年六月以直方為盧龍節度使委軍來歸可不書逃以著其罪

哉且綱目書此者為其逃也不逃亦何以書為故當

補正春秋傳云逃者匹夫之事直方本以避禍而不免為匹夫亦可為不恤軍政而務苟免者之戒矣

李德裕卒

分註范氏曰裴度德裕皆有功烈為唐賢相大中以後無能繼之者德裕才優于度而德器不及也蓋度不為黨而德裕為黨是以度雖為小人所傾而能以功名終德裕一失勢而斥死海上也

書法崖州司户也不書何削之也黨禍不解德裕與有責焉

當加崖州司户四字○按德裕雖非裴度比視楊素

林甫則遠甚楊李卒不書官而使德裕與之同則是功以罪掩而賢姦無別矣且書官非予之正以見天子大臣而卒于貶所則黨禍之責亦具其中愚于九齡之卒特書故相玄宗開元二十八年書故相張九齡卒于荆州而于德裕不削其官厥幾權衡之平也觀後追復官爵加贈僕射說者謂公論不容泯益信不宜概削詳見懿宗咸通元年

乙亥 九年春正月成德節度使王元逵卒軍中立其子紹鼎為留後

當作子紹鼎自為留後軍中立其四字宜删○按唐紀謂紹鼎自稱留後至本傳則云紹鼎為人淫湎自放性暴厚斂衆怨其虐欲逐之則其不協衆望可知矣當據唐紀書自綱目以為軍中立非也此條無分註姑據紀傳駁正

秋七月浙東軍亂逐觀察使李訥

分註訥性卞急遇將卒不以禮故亂作

此亦當書為其下所逐綱目誤

丙子十年詔內園使李敬實剝色配南牙

分註內園使李敬實遇鄭朗不避馬朗奏之上責敬實對曰供奉官例不避上曰汝銜敕命橫絶可也豈得私出而不避宰相乎命剝色配南牙

當作謫內園使李敬實配南牙剝色二字可删○按剝色乃事實耳義在於配南牙不繫乎色之降與否也剝色謂剝降服色而配役止當於分註見之不宜大書大書則疑于罰之重矣非所以待內臣也

丁丑十一年八月成德軍節度使王紹鼎卒軍中立其弟

紹懿原本卒字誤作薨今正

當作以其弟紹懿知留後德下軍字羨據咸通七年紹懿卒書成德節度無軍字　按紹懿將卒語兄子景崇曰吾兄以汝之幼以軍政授我則紹懿之嗣其出紹鼎之意可知故當書以以着鼎懿私相授受之罪本傳謂宣宗以紹懿知留後不足據當是懿先立而後授之耳唐紀作紹懿自知留後亦非蓋懿非鼎比也觀其語景崇以忠朝廷可見曰軍中立則幾于公矣且罪在衆軍而非其實也

癸未　懿宗皇帝咸通四年八月以吳德應為館驛使

分註臺諫上言故事御史巡驛不應忽以内臣代之上諭以敕命已行不可復改左拾遺劉蜕上言自古明君所尚者從諫如流豈有已行而不可改且敕自陛下出之自陛下改之何為不可弗聽

書法以宦官為館驛使元和嘗書之矣常事也此其書何自武宗以來閹豎少戢當時至有楊劉怯懦隳敗舊風之語大中之世尤痛抑之懿宗昏懦復任宦者書曰以吳德應為館驛使所以深病帝也

以下當補宦者二字憲宗元和十二年書以宦者為驛使無姓名　蓋宦官為驛使據代宗大歷十四年本用御史為使雖常事然會昌以來此風

寖衰至懿宗而復熾特書宦者明唐之亡由懿宗也

○按武宗命李燧鎮嶺南雖已授節以蕭倣之言遽遣使追之節及燧門而返懿宗乃以敕命已行為辭不逮武宗遠矣唐君至是每況愈下欲不亡得乎

丁亥八年秋七月懷州民逐刺史劉仁規

分註民訴旱仁規揭榜禁之民怒相與作亂逐仁規掠其家貲久之乃定

當作懷州刺史劉仁規為其下所逐○按旱出于天非民所自致者刺史宜引咎籲天俾應時而雨以甦

民困可也乃揭榜禁之民將何賴乎夫遇災而不卹民則平時之政事可知矣故當書為下所逐以明譏不在人之意綱目罪民而不及刺史非是書法謂不待貶而自見見明年書法特傳會綱目耳夫不詳其罪之有無而概以見逐為貶則王承顏以嚴肅為驕卒所逐亦豈可貶乎僖宗乾符四年鹽州軍亂逐刺史王承顏朝廷與貪暴致亂者同貶時人惜之

己丑十年六月陜民作亂逐觀察使崔蕘

分註蕘以器韻自矜不親政事民訴旱蕘指庭前樹曰此尚有葉何旱之有杖之民怒逐之蕘走渴求飲民以溺飲之

書法書懷州民逐刺史矣不書作亂也于是書作亂逐觀察使而風俗之敗壞甚矣然則為其上者無恥乎為民父母而至于見逐不待貶而自見矣

此亦當書為其下所逐○按崔蕘之見逐與劉仁規一也綱目宜書為某所逐則與仁規無異書法因其異辭遂分淺深豈逐觀察使方謂之亂而逐刺史便非亂乎況蕘實自取非盡民罪雖不書作亂可也信

如書法所云則魏博逐節度不書軍亂見明年謂之非亂可乎況王承顔亦刺史也而鹽州軍亂信宗乾符四年又何說哉

秋八月賊將張玄稔以宿州降引兵進平徐州

分註七月康承訓克臨渙拔襄城留武小睢等寨曹翔拔滕縣進擊豐沛賊諸寨戍兵多相率保據山林有陳全裕者為之帥凡叛勛者皆歸之至數千人承訓遣人招之遂舉衆來降賊將朱攻亦以蘄沛降于曹翔承訓進抵宿州初龎勛怒梁丕殺姚周使張玄稔代之以其黨張儒張寔等將城中兵數萬拒官軍承訓攻之不能克遣辯士招諭之玄稔嘗戍邊有功雖脅從于賊心嘗憂憤召

所親數十人謀歸國衆多從之乃勒兵斬儒等開門出降承訓即宣敕拜御史中丞賜遺甚厚玄稔復言今舉城歸國四遠未知請詐爲城陷引衆趨符離及徐州賊黨不疑可盡擒也承訓許之宿州舊兵三萬承訓益以數百騎皆賞勞而遣之玄稔復入城暮發平安火明日積薪數千束縱火焚之如城陷軍潰之狀直趨符離符離納之斬其守將復得萬人北趨徐州圍之諭城上人曰朝廷唯誅逆黨不傷良人汝曹柰何爲賊城守若尚狐疑須臾之間同爲魚肉矣于是守城者稍稍棄甲投兵而下崔彦曾故吏路審中開門納官軍龎舉直許佶自北門出玄稔遣兵斬之悉誅戍桂州者親族皆死徐州遂平勛將兵二萬自石山出承訓引步兵八萬西擊之使朱邪赤心將數千騎爲前鋒勛襲宋州陷其南城南掠亳州沙陀追及之官軍亦大集縱擊殺賊近萬人餘皆溺死勛亦死數日乃

獲其所賊寨皆殺其守將而降

書法　于是承訓攻宿州則曷為不書歸功玄稔也其歸功玄稔何玄稔脅從于賊心常憂憤至是不惟以宿州降又趣徐州攻下之則玄稔之功大矣故自是承訓敗龐勛勛死不書而功賞以玄稔為首綱目予人反善之意深切矣

當作康承訓進攻宿州賊將玄稔出降引兵平徐州龐勛死○按玄稔雖懷憂憤之心非承訓遣使招諭玄稔未必翻城歸國觀始拒官軍承訓攻之不克可見及既降而承訓信任不疑既宣敕拜官復益以騎

兵賜遺賞賚恩義並至玄稔所以能成功者皆承訓奬厲鼓舞之力也況徐州雖平而龐勛尚在非承訓引沙陀追之保無死灰復燃乎義當以承訓為首而玄稔次之書法不詳分註徒以綱目為據不知玄稔之反善固可予而承訓奉詔討賊卒殄巨寇其功顧可没乎乃若賞功首玄稔特唐室不明輕重之過惡可因其無章見貶承訓發明使公道卒泯于後世耶信如書法所云則路巖韋保衡誣貶承訓明年路巖韋保衡奏承訓討龐勛逗撓不進又

貪虜獲不時上功貶承訓為恩州司馬亦可為定論乎龐勛以戊子十月倡亂至己丑八月破滅史傳所載但聞其賜遺賞勞未云捆載多藏而謂承訓逗遛貪獲誰其信之愚故易書若此俟後之君子正焉○書承訓進攻以其既克臨渙復拔諸寨招降諸戍兵不一而足也書玄稔出降以承訓遣辯士招諭玄稔始斬張儒等開門而出也書龐勛死既以示黨叛好亂者之戒方其始事徐州因觀察陷滁和既而殺彥曾自稱天冊將軍其風聲氣燄不可嚮邇而卒不免于死不書其死無以為黨叛好亂之戒故特著之提要畧而不書非是又以見承訓終能成功不負朝廷

討賊之命也而繫于玄稔平徐州之下則玄稔之功亦著矣庶幾輕重適平而首尾皆明也

以張玄稔為驍衛大將軍康承訓為河東節度使杜滔為義成節度使朱邪赤心為大同軍節度使賜姓李名國昌辛讜為亳州刺史

當作賜姓名李國昌同下軍字羨

庚寅十一年二月南詔進攻成都

都下當書不克而還○按南詔上年入寇陷嘉黎雅

州至是進攻成都分註云四面攻城城中出兵擊之乃退又曰自是不復犯成都則未克也據龎勛攻泗州不克九年十二月綱目書不克此當補不克而還四字

魏博逐其節度使何全皞

博下漏軍亂二字唐紀有軍亂二字○按唐紀稱殺而綱目書逐先逐而後殺也詳見本傳綱目惡始之者故書逐不書殺殺由于逐也夫為軍而至于殺其主帥而不書亂可乎

壬辰　十三年春正月幽州節度使張允伸薨

考異　提要薨作卒據凡例當從提要

當從提要作卒綱目書薨誤○或曰史稱允伸勤儉恭謹上下安之病甚表納旌節此所以書薨與諸藩異與曰不然允伸誠可嘉當書官以異之　如韓滉韋臯之類是　時允伸累進司徒太傅同平章事兼侍中不應遽從薨例蓋薨者近乎君之辭也使卒可書薨則薨亦可書崩不幾亂君臣之分乎故曰當從提要

五月殺國子司業韋殷裕

分註國子司業韋殷裕詣閤門告郭淑妃弟陰事上怒杖殺之閤門使亦坐受狀奪紫配陵○胡氏曰懿宗淫刑人能譏之殷裕出位而言非所宜得無罪乎

殷裕出位而言罪也殺之甚矣故從無罪書殺

丙申 僖宗皇帝乾符三年三月崔彥昭罷以王鐸同平章事

考異提要罷作卒

據本傳彥昭以疾去位授太子太傅卒則此當從綱

目作罷提要不必從

以王仙芝為神策押牙不受

分註王仙芝攻蘄州以書與刺史裴渥約斂兵不戰渥許為之奏官開城延仙芝及黄巢輩入城置酒厚贈之表陳其狀詔以仙芝為左神策押牙仙芝甚喜黄巢大怒曰始者共立大誓横行天下今獨取官而去使此五千餘衆安所歸乎因毆仙芝傷首其衆喧譁不已仙芝遂不受命大掠蘄州分其軍三千餘人從仙芝及尚君長二千餘人從巢分道而去

書法凡封拜書不受嘉讓也此其書不受何不滿也終綱目書不受十九不拜三讓還一自是以後三書不受王仙芝梁王全忠閩主昶皆慊者也

書不受著伉也仙芝嘗書寇矣上書王仙芝寇淮南諸州朝廷不能討一旦赦其罪而與之官在仙芝宜大喜過望束身歸闕而且不受其視朝廷何如哉故書不受既以著仙芝之伉又以見朝命之不能行于盜賊也苟以為不滿則是時仙芝固甚喜安見其有慊乎書法與梁王閩主例論非是不滿者黃巢也此書仙芝不受當以鄱說為正或曰不滿亦伉也按不滿有要求增秩之意觀其分道而去直欲横行天下豈復以官爵為念也哉

丁酉四年秋七月王仙芝黃巢圍宋州

分註賊圍宋威于宋州將軍張自勉將忠武兵七千救之殺賊二千餘人賊解圍遁去

州下當書將軍張自勉救却之○按仙芝陷安州見下條由解宋州之圍也今上不書救却則仙芝方圍宋州何從而陷安州耶且明年以自勉副元裕曾元裕大破王仙芝于申州詔以為招討使張自勉副之議者猶稱宋州之事則此當因事而見以明自勉非無功于唐者豈宋威邀倖欺罔者等哉仙芝未死而奏已死楊復光說降尚君長而以為戰擒皆威之邀倖欺罔也所謂先經以起義也

鹽州軍亂逐刺史王承顏詔貶承顏象州司户

考異象上漏為字

分註承顏素有政聲以嚴肅為驕卒所逐朝廷與貪暴致亂者同貶時人惜之

當作詔貶刺史王承顏為象州司户上書軍亂下書貶刺史賞罰之無章可見矣

去逐刺史王承顏六字○據分註承顏素有政聲特以嚴肅為驕卒所逐則無罪也無罪而書逐雖驕卒之過為刺史者不亦恧乎勲故删此六字所謂為賢者諱也

據長慶二年崔羣為王智興所逐中和元年鄭畋為李昌言所逐綱目並

不書遂而直書貶承顏于軍亂之下微示朝廷不察所由槩從貶例之謬史稱時人惜之者其在斯與若上書遂下書貶安知承顏非以貪暴致亂而謂為人所惜耶失闡幽之義矣

戊戌五年招討副使曾元裕大破王仙芝于申州詔以為招討使張自勉副之

以下當補元裕二字

己亥六年秋七月黄巢陷廣州

分註黃巢上表求廣州節度使上命大臣議之左僕射于琮以為廣州市舶寶貨所聚豈可令賊得之宰相請除巢率府率從之巢得告身大怒詬執政急攻廣州陷之執節度使李迢使草表迢曰予代受國恩親戚滿朝腕可斷表不可草巢殺之

下當補節度使李迢死之○按唐室節使非自為亂中和三年韓簡則降賊耳中和六年秦宗權僅一李迢猶知國恩不為賊草表遂殺其身可不特著其節乎故當補書

十一月王鐸罷以盧攜同平章事

當書復以盧攜同平章事○按攜以元年與鄭畋同

平章事五年罷至是再相史稱擕内挾田令孜外倚高駢卒致陷東都廣明元年黄巢陷東都入潼關而走興元本年黄巢入長安帝走興元皆宰相非其人之過也故當書復復者不宜復也

庚子廣明元年河東軍亂殺節度使康傳圭

分註傳圭貪虐遣教練使張彦球將兵追沙陀至百井軍變還殺傳圭朝廷聞之遣使宣慰曰殺節度使事出一時各宜自安勿復憂懼

書法天平軍亂書詔本軍宣慰之病唐也于是遣使宣慰其不書宣慰何畧之也曷為畧之紀

綱掃地以是為不足復病也

不書宣慰諱之也殺節使不問而使之自安是縱賊也惡可聞于後世乎諱而不書所以深病之也書法以為略之非是

以李順融為樞密使

分註始降白麻與宰相同

書法為樞使多矣未有書者書順融何始降麻也竇文瑒之為中尉也嘗請麻矣德宗不許至是降麻遂與宰相等唐欲不亡得乎

此亦當書宦者方見降麻之非綱目略之非是

辛丑中和元年春正月幸成都

考異 幸上漏帝字

當作帝如成都 唐紀亦作如 ○據凡例巡行郡國曰如官府第宅曰幸成都郡國非第宅也故當作如

黄巢遣尚讓寇鳳翔鄭畋擊敗之

考異 按擊當作討 敗當作破

前已書討 上年書鳳翔節度使鄭畋合鄰道兵討賊 此書擊者為彼來寇

則應兵也考異不必從

八月星交流如織或大如杯碗

交字羨書如織則交可知故當刪去

壬寅二年李克用寇蔚州

書法前書赦克用召之矣此其書寇何既陷忻代復犯蔚州是賊而已矣

寇陷皆賊也凡例犯順曰寇寇得曰陷書法謂復犯蔚州是賊而已然則忻代之陷獨非賊乎勳謂當云前書赦克用召之矣此其書寇何未順命也故前書陷此書寇賊

之也

癸卯三年以王鎔為成德留後

考異刋本大書漏成德節度使王景宗卒九字分註漏子鎔生十年矣軍中立為留後十二字當從考異書成德節度使王景宗卒本傳作景崇去以王鎔為成德留後八字入分註○按本傳云鎔年十歲軍中推為留後不應以朝命書之按龍紀元年平盧軍推王敬武子師範為留後綱目不書書平盧節度使王敬武卒可證

五月李克用破黄巢收復長安

分註李克用與忠武將龎從河中將白志遷等引兵先進與黄巢戰于渭南一日三捷義成義武等軍繼之賊衆大奔克用等入京師巢焚宫室遁去多遺珍寶于路官軍爭取之不急追賊遂逸去

當作李克用復長安黄巢遁○按書復長安則黄巢之破可知元年書黄巢據長安不書遁無以見巢之尚存也趙犨云巢不死長安必東走是役也官軍爭取珍寶不急追賊故巢得逸去然則書遁又以罪官軍之不力也

六月黄巢取蔡州節度使秦宗權降之合兵圍陳州

分註巢使其驍將孟楷將萬人擊蔡州宗權迎戰而敗遂稱臣于巢初陳州刺史趙犨謂將佐曰巢不死長安必東走陳其衝也不可不為之備乃完城塹繕甲兵積芻粟六十里之内民有資糧者悉徙入城多募勇士使子弟分將之楷果移兵擊陳犨先示之弱伺其無備襲擊殺獲殆盡巢聞之怒與宗權合兵圍之掘塹五重百道攻之陳人大恐犨諭之曰忠武素著義勇陜州號為勁兵况吾家久食陳禄誓與此州存亡且徇國而死不愈于臣賊而生乎有異議者斬數引鋭兵開門擊賊破之巢益怒營于州北為持久之計時民間無積聚賊掠人為糧置舂磨寨

取當作冦○或曰宗權既降巢已得蔡州曷為書冦不書取曰此以重宗權之罪也書降則取可知取由于降故以蔡州之失罪宗

權使宗權能如趙犨之徇國巢豈遽得蔡哉觀其始也

而稱臣繼而合兵其敗也非獨戰之不力蓋心乎巢者也厥後巢平而宗權復熾其殘暴更甚于巢固知宗權欲為巢也若直書曰取則

宗權之降似猶近于脅從者不且以寛其罪乎

左驍衛上將軍楊復光卒于河中

考異提要驍作騎

按唐志十六衛無稱騎者當從綱目作驍提要誤

甲辰四年盜殺中書令王鐸

分註 鐸厚于奉養徙義昌節度使過魏州侍妾成列服御鮮華魏博節度使樂彥禎之子從訓圖而殺之掠其侍妾彥禎以盜聞朝廷不能詰

發明 王鐸書爵豈予之乎鐸身為相臣慢藏誨盜故反書其官以見其有愧是職且以重樂彥禎之罪也然則武元衡何以亦書盜殺曰元衡以身徇國固非王鐸以身徇貨之比故元衡之書官所以美其能盡忠之義而王鐸之書官所以削其節度使之職也

以書官為媿鐸可也謂削其節度使之職則非也豈節使顧重于宰相乎觀牛僧孺鎮襄陽柳公綽服櫜以候可見據分註鐸本由中書徙義昌方過魏州而盜殺之則是殺中書

令而已發明傳會綱目而不得其說多此類宜删

丙午　光啟二年二月至興元

書法　僖宗于是再走興元矣前書車駕至興元此其不書車駕何散關之走掖過烟中夜宿板下其至興元别徑山道蓋仗衛有不能從者矣故上書走下不書車駕

按前書車駕至興元者以上無車駕字　廣明元年十二月黃巢入長安上走興　下書黃巢元無車駕字　下有僭號討賊二事　走興元下書僭號鄭畋合鄰道兵討　故特書之　巡行例云間有異事則書賊　帝車駕二字亦猶帝耳　此不書車駕蒙上文耳　上書朱玫李昌符追逼車駕上復走興元入大散關　所謂間無異

事不書帝也書法以為仗衛不從不書車駕穿鑿無謂信如所云則前此走興元史稱百官皆莫之知詳元年註分豈復能備仗衛乎使其當書雖無仗衛亦不可略如元年如蒙上文即仗衛皆備亦可不書書法見是也不逮此謬甚

朱玫遣王行瑜寇興州詔神策都將李茂貞拒之

考異提要貞下有等字

分註茂貞博野人宋文通也以功賜姓名

據分註但詳茂貞姓名而不他及則提要等字可省

戊申文德元年魏博軍亂逐其節度使樂彥禎推牙將羅弘信知䣊後事

事字羨唐紀無事字下書以弘信知魏博䣊後無事字

己酉昭宗皇帝龍紀元年十一月上更名曄

考異上當作帝

上祀圜丘

考異上當作帝

前上字當從考異作帝下上字羙凡例閒無異事不書帝考異謂當作帝非也

庚戌大順元年昭義軍亂殺㕍後李克恭朱全忠取潞州李克用遣兵圍之詔以孫揆領昭義節度使

考異舊例諸本詔以至度使一十字誤作分註今特增之

詔以至度使十字宜仍分註考異說誤〇按四月以張濬爲招討制置使孫揆副之四字見上分註此特領昭義節度非實任也故八月李克用執孫揆仍稱招討副

使而不曰昭義節度固知副使其職節度特遥領耳

不必大書

秋八月李克用執招討副使孫揆以歸殺之

分註七月官軍至陰地關朱全忠遣驍將葛從周將千騎自壺關夜抵潞州犯圍入城又遣别將攻李罕之于澤州奏請遣孫揆赴鎮張濬亦恐昭義遂為汴人所據使揆將兵二千趣潞州八月發晉州李存孝聞之以三百騎伏于長子西谷中擒揆及中使韓歸範獻于克用克用欲以揆為河中副使揆曰吾天子大臣兵敗而死分也豈能復事鎮使耶克用怒命鋸之不能入揆罵曰死狗奴鋸人當用板夾汝豈知耶乃以板夾而鋸之至死罵不絶聲

書法于是揆罵賊死不書死之何書執殺所以罪克用也然身為招討不備不虞揆亦不得不受其咎矣故不書昭義節度書招討

此例不得書死之故書執殺後周顯德三年孫晟書殺倣此所謂據事直書耳書法以為不書死之而書執殺非是揆書副使乃因事見官之義四月以揆副張濬未見大書故著之按分註張濬恐昭義為汴人所據使揆將兵趣潞州李存孝聞而擒之是未得為昭義節度也故不書書法以為罪其不備尤誤

辛亥

二年九月以楊復恭為上將軍致仕

分註楊復恭總宿衛兵專制朝廷諸假子皆為節度使又養官官子六百人皆為監軍上舅王瓌求節度使復恭不可瓌怒詬之復恭奏以為黔南節度使至桔栢津覆諸江中上深恨之李順節盡以復恭陰事告上上乃出復恭為鳳翔監軍復恭慍懟不肯行稱疾求致仕從之使者致詔命還復恭潛刺殺之

當書宦者楊復恭自以上將軍致仕○按分註上出復恭為鳳翔監軍不肯行稱疾求致仕從之則自致也當以自致為文以著跋扈違命之罪書法以為勒

致仕非是使昭宗果能勒致仕何至監軍之命不行乎君命不行而勉從所求何勒之有

十二月殺天威都頭李順節

分註順節恃恩驕橫出入常以兵自隨中尉劉景宣西門君遂惡之白上恐其作亂誘殺之百官表賀

當作李順節伏誅○按分註首稱恃恩驕橫末云百官表賀則順節之罪可知矣順節若無大罪百官何至表賀例當書誅以正其罪綱目以無罪例書殺非是凡例無罪曰殺某官某

壬子 景福元年夏四月以錢鏐為武勝軍防禦使楊行密取楚州

楊上漏圈子異事連書非是

癸丑 二年冬十月殺雷州司户杜讓能以李茂貞為鳳翔兼山南西道節度使

分註李茂貞勒兵不解請誅杜讓能然後還鎮崔昭緯復從而擠之遂賜死自是朝廷動息皆稟于邠岐南北司往往依附二鎮以邀恩澤復以茂貞鎮兩道于是茂貞盡有鳳翔興元洋隴秦十五州之地

以上漏復字當據分註補書據元年以時溥為感化節度使書復書法云識不能令也○按是年正月以李茂貞為山南西道節度使茂貞不奉詔八月以覃王嗣周為京西招討使討李茂貞九月李茂貞與王行瑜合兵拒官軍官軍逃潰是月復以李茂貞為鳳翔僖宗光啓三年以茂貞為鳳翔節度使兼山南西道節度使所謂不能令也故當書復

甲寅乾寧元年以鄭綮同平章事

分註綮好詼諧多為歇後詩譏嘲時事上以為有所蘊手注班簿命以為相聞者大驚堂吏往

告之綮笑曰諸君大誤使天下更無人未至鄭綮吏曰特出聖意綮曰果如是奈人笑何既而賀客至綮搔首言曰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累讓不獲乃視事

發明 按黃震曰大臣之事君未有進退之迹不明而可以成事業者也唐末諸相率賂權宦以求進用及其得之也又相率植黨與以持之綮之初相獨驚怪而固辭其進甚明也既相未幾又獨致仕而速去其退甚明也使世之仕者人人如綮豈有欺君誤國貪權固寵之患哉

綮進退不可謂明其進也特昭宗之闇耳語云君子不以言舉人觀綮自言尤可見至其退也尤以不合衆望而後避位見致仕條

分註 所稱明者安在哉如古量而後入禮少儀云事君者量而後入不

入而後量不可則止語云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乃所謂明槩果有一于此哉縱使人人如槩亦何與君國事而謂槩之進退可與大臣等乎大臣之事君不在其迹在其心心乎君者迹雖若濡見易夬卦九三爻辭未始不可以成事業如狄仁傑之于武后是也不然悻悻求去若宋王安石之于神宗其事業又何如哉然則黄震之言初非定論而發明援以為證非矣

乙卯二年李克用還晉陽

分註克用遣掌書記李襲吉入謝請乘勝勢遂取鳳翔上謀于貴近或曰茂貞復滅則沙陀大盛朝廷危矣上乃賜克用詔褒其忠欵且言不臣之狀行瑜為甚茂貞韓建自知其罪職貢相繼且當休兵息民克用奉詔而止既而私謂詔使曰觀朝廷之意似疑克用有異心也然不去茂貞關中無安寧之日又詔免克用入朝將佐或言今掃清闕庭豈可不入見天子克用猶豫未決蓋寓曰天子還未安席人心尚危大王若引兵渡渭竊恐復驚駭都邑人臣盡忠在于勤王不在入覲願熟圖之克用笑曰蓋寓尚不欲吾入朝況天下之人乎乃表曰臣總帥大軍不敢徑入朝覲表至京師上下始安克用遂引兵歸而茂貞驕橫如故河西州縣多為所據○胡氏曰克用所與謀者蓋寓而已而寓于此有失策焉當此時也正當勸克用入覲力陳茂貞不誅必為後患之意不然將在軍君令

有所不受蕩清岐華駐師郊畿釋戎服以見天子身輔朝政修明紀律使東兔不得西略王室安矣釋此不為而區區疲力于幽州爭地于慈隰遂使全忠先手遂移唐祚晉陽岌岌幾不自保此豈非初謀不遠故與

書法于是詔使還鎮不書詔何嘉克用也奉詔討賊賊既討矣奉詔而還克用于是知有臣節矣不書詔還深予之也然則克用不能遂討茂貞輕聽蓋寓以貽後患非失計與車駕初還人心岌岌蓋寓蓋深知之使綱目于寓有所不可他日必不以押牙而書卒矣

書李克用還晉陽惜之也若以為嘉克用則特書奉詔尤足以著臣節當時不奉詔者多矣而克用能奉詔非予之乎曷為不書而書

法以不書詔為深予之勲所不解押牙書卒以寓有省斂求賢之書寓卒遣書勸克用省營繕薄賦斂求賢俊非専以是予寓也使綱目果以寓為可則分註何以録胡氏之説哉或曰此昭宗詔之也悪可為克用罪曰非罪克用正為唐惜耳然則曷為不書詔人心岌岌唐蓋有不得已焉者胡氏謂昭宗黨茂貞非是故以克用自還為文若或使之而唐觀分註表至京師上下始安可見胡氏謂昭宗黨茂貞非是之亡決于此矣所以深惜之也

丙辰 三年五月董昌去僭號

分註 董昌使人覘錢鏐兵有言其彊盛者輙怒斬之言兵疲食盡則賞之顧全武進兵越州昌出戰而敗全武圍之昌始懼去帝號

此條宜刪 昌僭號後大書削奪官爵不與其僭也今復特書去號是成其為僭矣故當刪去

○按董昌去號特以戰敗而懼非有悔過效順之意也況全武攻越州克其外郭昌猶據牙城拒之 見下伏誅 分註去號安足録哉勲意刪此五字以分註并入伏誅為一條 下書錢鏐克越州董昌伏誅 明昌之虛文不足以逭罪而

無德妄動者終亦必亡而已矣綱目既予其去號則全武之刃宜從末減何以大書伏誅乎凡大書非美則惡書去僭號是予其去也故當從删

冬十月以孫偓為鳳翔四面行營招討使討李茂貞

分註茂貞上表請罪仍獻助修宮室錢韓建復佐佑之竟不出師

書法不行矣何以書病昭宗也勃焉而興兵怒焉而罷之書所以著其無成命也

貞下當有不果行三字如綱目原文竟可不書且此不書不果行而下書以茂貞為西川節度自相矛盾　○按大書以見義分註以紀事義在不

行宜大書以病之今但云討李茂貞而不書不果行安見其無成命耶書法不察概以與罷並稱是綱目無别也果爾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不立分註將何以見義耶

己未光化二年保義軍亂殺節度使王珙

分註珙性猜忌雖妻子親近常不自保至是為麾下所殺

當書保義節度使王珙為其下所殺○按分註珙性猜忌雖妻子親近不自保然則非有能殺珙者珙自

取殺耳故當書為下所殺以致責躬之義不宜專歸罪于麾下也

庚申三年十一月宦者劉季述等幽帝于少陽院而立太子裕原本宦者作中尉帝作上述下漏等字今並從考異考證更定

分註進士李愚客遊華州上韓建書曰明公居近關重鎮君父幽辱坐視凶逆而忘勤王之舉僕所未諭也一朝山東侯伯唱義連衡鼓行而西明公欲求自安其可得乎不如馳檄四方諭以逆順軍聲一振則元𢈔破膽旬浹之間二豎之首傳于天下計無便于此者建雖不能用厚待之愚堅辭而去○胡氏曰李愚自為進士時已有遠見忠謀宜終為世用也惜其所告非所當告爾韓建前日

肆其凶悖今日豈能率義乎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愚于是為不知矣

愚亦不得已而為此言君父在難雖怨仇猶望其拯救愚之心何異是豈顧其能率義與否乎且所言者多利害之辭非專以義率之也建雖不能用終厚待愚未可謂失言胡氏以為不知持論雖正要未諒愚不得已之心耳觀其堅辭而去益信言非得已不可謂不知

辛酉　天復元年以韓全誨張彦弘為中尉袁易簡周敬容為樞密使

考異以下漏宦者二字

分註敕近年宰相延英奏事樞密使侍側爭論紛然橈權亂政自今並依大中舊制俟宰相奏事畢方得升殿承受公事崔胤陸扆上言禍亂之興皆由中官典兵乞令胤主左軍扆主右軍則諸侯不敢侵陵王室尊矣上召李繼昭等謀之皆曰臣等累世在軍中未聞書生為軍主若屬南司必多所變更不若歸之北司為便于是復以宦者為中尉又徵前樞密使嚴遵美為兩軍中尉觀軍容處置使遵美曰一軍猶不可為況兩軍乎固辭不起

當作復以宦者某某為中尉○據分註崔胤陸扆崔陸

時同平章事請解中官兵柄歸之宰輔上召李繼昭即孫德昭

賜姓名今等謀之皆以為不便于是復以宦者為中尉則此當書復明解酲以酒濡首而不知節也考異但知溺宦者而不書復非是

二月朱全忠取河中晉絳等州執王珂以歸殺之

分註朱全忠既服河北欲取河中以制河東遣張存敬將兵三萬襲之而自以中軍繼其後晉絳不意其至皆降全忠留兵守之以扼河東援兵之路珂告急于李克用克用兵不得進報曰不若舉族歸朝珂又遣書李茂貞茂貞不報存敬圍河中王珂欲奔京師而人情離貳不復能出遂請降全忠馳赴之至虞鄉哭重榮墓盡哀河中人皆悅珂欲面縛全忠止之曰太師舅之恩何可忘若郎

君如此使僕異日何以見舅于九泉乃以常禮出迎全忠表張存敬為畱後珂舉族遷于大梁後全忠竟殺之

甚矣小人之難測也觀全忠哭重榮墓及所以語珂者豈不仁人義士乎而卒殺珂所稱見舅九泉者安在哉全忠王出事重榮為甥舅德其全己指日月為誓至是背之詳見珂傳椒殿之棫已具于此天祐元年全忠使蔣元暉等弑帝于椒殿矯詔稱宮人裴貞一弑逆全忠聞之陽驚哭自投于地曰奴輩負我而唐君臣不悟惜哉

朱全忠引兵至鳳翔城東而還

分註朱全忠至長安宰相帥百官班迎至鳳翔軍于城東李茂貞登城謂曰天子避災非臣下無禮讒人誤公至此全忠報曰韓全誨劫遷天子今來問罪迎扈還宮岐王若不預謀何煩陳諭上屢詔全忠還鎮全忠乃拜表奉辭移兵北趣

書法還者何順辭也全忠為胤所召稱兵西向以致全誨劫遷綱目曷為不以犯闕書恕之也其恕之何奉詔而還則猶知有王命矣是故其發也書舉兵其還也書還

書至鳳翔城東危之也書還幸之也是時百官班迎全忠已儼然帝制矣倘急于取國固易若反手而奉詔北趣豈非幸哉觀明年全忠圍鳳翔可見書法以為順辭非是

使果知有王命當大書全忠奉詔而還鎮何以書引兵至鳳翔城東而還即此事以觀義自見矣

壬戌 二年二月李克用遣兵攻慈隰逼晉絳朱全忠還河中遣兵擊之

考異 提要攻作取

分註先是朱全忠移軍武功嗣昭等攻慈隰以分其兵勢全忠遂還河中嗣昭等克二州進逼晉絳全忠遣兄子友寧會氏叔琮擊之

據分註嗣昭等克二州當從提要作取綱目書攻而

後削克之也宜以後為正還河中在克二州之先今置于逼晉絳之下亦非其實愚意當删此三字直書全忠遣擊可也全忠出入分註自明不必一一見于大書如綱目所書則移軍武功又何以略耶大抵攻圍擊取宜得其實而出入不必詳也

癸亥三年王師範以淮南兵擊朱友寧斬之秋七月梁王全忠擊師範破之遣楊師厚攻青州

上擊字當作討斬當作誅○按前書師範討全忠本年正月平盧節度使王師範發兵討朱全忠賊之也友寧則黨全忠而拒師

範者三月全忠遣朱友寧葛從周擊王師範　義當書討書誅今書擊書斬與書全忠擊師範何異是唐末亡而先以敵國待全忠君臣之分安在哉曰未幾師厚逼青州師範降故綱目黴之以示貶動曰不然師範降在九月而友寧之死則在六月當其誅友寧師範固唐帥也安知其後之必降而先書擊以貶之哉況書討書誅所以正友寧之罪非必以是予師範也又何疑焉

宿衛使朱友倫卒

分註友倫擊毬墜馬而卒全忠疑崔胤為之殺同戲者十餘人遣兄子友諒代典宿衛

友倫不當卒也其卒而書官何為全忠書也全忠使友倫典宿衛為已非為君也觀倫卒諒代可見友倫擊毬墜馬而卒何與胤事而疑胤為之胤之死兆于此矣天祐元年全忠令友諒殺崔胤故特書之具官非予倫所以著全忠之私也

十一月楊行密克宣州斬田頵

分註初頵聞臺濛將至自將步騎迎戰濛以楊行密書徧賜頵將皆下馬拜受濛因其挫伏縱

兵擊之頵兵遂敗奔還城守濛引兵圍之頵帥敢死士數百出戰濛擊斬之遂克宣州初行密與頵同里相善約為兄弟及頵首至視之泣下與諸子以子孫禮事其母

據分註當書楊行密將克宣州八月克潤州亦書遣兵非行密自將也

○按克宣州者臺濛也是時行密方在鎮安得直以行密主名況頵與行密同里相善頵首至行密猶泣下而云行密斬田頵尤非其實故當補將字

甲子

天祐元年王建遣兵迎車駕

分註上遣閒使以御札告難于建建遣王宗祐將兵會鳳翔兵至興平遇汴兵不得進而還建

始自用墨制除官云

侯車駕還長安表聞

書法遣迎何譏也天子在難躬迎事未可知而遣兵迎以為是為恭而已故譏之

發明王建之兵實未嘗得進而以迎車駕書之者予其有勤王之意也

書遣兵迎車駕罪其慢也書法以為為恭非是夫天子告難不躬迎而遣兵兵安得進耶建本無勤王之意觀自用墨制除官可見發明謂書以予之尤謬

秋八月全忠弒帝于椒殿太子祝即位

考異全上漏梁王二字○按安漢公莽弒帝宋公劉裕弒帝並書爵

分註初全忠見德王裕眉目疎秀年齒已壯惡之私謂崔胤曰德王嘗奸帝位豈可復留公何不言之胤言于帝帝問全忠全忠曰陛下父子之間臣安敢竊議此崔胤賣臣耳帝自離長安日憂不測與何后終日沈飲或相對悲泣全忠使蔣玄暉伺帝動靜帝從容謂玄暉曰德王朕愛子全忠何故堅欲殺之因泣下齧中指血流玄暉具以語全忠全忠愈不自安時李茂貞等移檄往來皆以興復為辭全忠方西討以帝有英氣恐變生于中欲立幼君易謀禪代乃遣判官李振至洛陽與玄暉及朱友恭氏叔琮等圖之玄暉選牙官史太等百人夜叩宮門殺宮人裴貞一帝在椒殿方醉遽起單衣繞柱走太追弑之昭儀李漸榮以身蔽帝呼曰寧殺我曹勿殺大家太亦殺之玄暉矯詔稱貞一漸榮弑逆立輝王祚為皇太子更名柷于柩前即位時年十三宮中恐懼不敢出聲哭全忠聞之

陽驚哭自投于地曰奴輩負我令我受惡名于萬
代至東都伏梓宫痛哭殺友恭叔琮友恭臨刑大
呼曰賣我以塞天下之謗
如鬼神何全忠遂辭赴鎮
書法弑君之賊或書爵或書姓恒也此其並不書
姓何全忠六月書討既削其爵矣于是弑君
不可以不重貶也故再削其姓○晉王儼不書太
子中尉立之也此亦玄暉矯立耳其書太子何幸
之也當是時唐旦暮亡君弑而有正統在
固君子之所幸也故不得以從恒法也
莽書安漢公罪太后也劉裕書爵自綱目之誤考異
援莽裕以例全忠非是○上書弑帝下書太子即位
太子將與聞乎故與非也玄暉代弑主者未至姑立

一人以為名耳詳玩分註自見然則曷為不書立誅意也全忠弑帝急于得國不欲唐祚之延其立太子非其本心也是又愈于擅置其君者矣故削之春秋之義先君不得正其終嗣子不得正其始昭宗弑矣而太子得書即位閔之也祝方俎上肉而岀然即位不自知菹醢之將及也愚亦甚矣故弑君大變也而從其恒辭所以深譏之也書法以為幸之唐雖未亡統統已在梁何幸之有謬甚

乙丑　昭宣帝天祐二年

書法　君立踰年改元恒也昭宣于是踰年矣而不改先君之舊號則臣子之罪也其畏全忠甚矣綱目非元年不書號于是特書昭宣帝天祐二年所以表其為新君之初年所以正其始也

二年書號亦有之睿宗書景雲二年肅宗書至德二年但非昭宣之比耳昭宣雖立臣子不敢以為君觀禮院奏祀南郊全忠謂欲郊天以延唐祚歸罪柳璨等而殺之見罷謁郊廟分

註　孰敢目為新君而改元以正其始乎特書昭宣于二年之上雖表年首事之恒辭亦聊以存唐室如綫

之緒耳書法以為正始非是

六月殺裴樞獨孤損崔遠陸扆王溥等三十餘人

考異殺上漏全忠二字

分註柳璨恃全忠之勢恣為威福會有星變占者曰君臣俱災宜誅殺以應之璨因疏其素所不快者于全忠曰此曹皆怨望腹非宜以之塞災異李振因言于全忠曰王欲圖大事此曹皆朝廷之難制者也不若盡去之全忠以為然貶獨孤損裴樞崔遠陸扆王溥趙崇等官有差其餘或門胄高華或科第自進以名檢自處者皆指以為浮薄貶之六月朔聚樞等三十餘人于白馬驛一夕盡殺之投尸于河初李振屢舉進士不中第故深嫉搢紳之士言于全忠曰此輩嘗自謂清流宜投之

黄河使為濁流

全忠笑而從之

當書殺裴樞等三十餘人于白馬驛獨孤等姓名可删

按樞等不書官可見

不書全忠所以罪樞等也

范氏云白馬之禍蓋自取也全忠之罪不待貶而自見故書法若此

考異不必從○按世稱白馬之禍而此不見于大書非是且書白馬驛則投河清濁之說皆具其中矣損等不敘略之也以為無能為唐有亡爾

如易象釋爻辭舉其略而餘皆具春秋之法與易一也

或曰李振明言此曹皆朝廷之難制者安在不能為有亡耶勲謂使

樞等能爲有亡何至驅天子以從賊哉元年全忠表請遷都時上御延喜樓未及下樞已從百官東行上不得已遂發長安振特託詞以激全忠非實語也

九月梁王全忠遣楊師厚取襄陽趙匡凝奔廣陵

此亦當去梁王二字據上弑君殺王皆削其爵非謂掠地之罪與弑逆等既已削之則無爵可稱耳至下書以全忠爲諸道兵馬元帥然後復稱梁王以其有罪可誅而帝不能討又獎用之則本爵固自在矣所以深病之也

若此處仍書梁王則削爵雖以為貶而書梁王豈非予之乎故當删去如下弑太后不書爵至以全忠為三司制置使以後並稱梁王則無嫌矣